

丧命囚犯枷下的巡抚

博白县毗邻北海市，在北海生活的外地人中博白人最多。历史上博白差点成为北海（合浦）前身廉州府属下的县。

这得从一个叫赵可怀的人说起。

说到赵可怀，又得先说皇帝的私房钱。

虽然“溥天之下，莫非王土”，但是不等于国库的钱皇帝可以随使用。从秦汉起，皇帝就有“私房钱”，正式的名称叫“内帑”。

明朝中晚期，一方面由于战争、平叛，供养庞大的官僚队伍；另一方面，因皇亲国戚、王公大臣大量兼并土地，钱财流入贵族手里，造成国库空虚，皇帝不得不用“私房钱”填补。

因为这种情况，明朝在位时间最长的万历皇帝被逼成了“财迷”。

他到处敛财，终于“敛”出一件轰动朝野的大案——害死了一位曾在廉州府任兵巡道的忠臣清官。

万历三十一年（1603年），明朝开国名将王弼的两个后人王守仁（不是那位心学大师）、王锦向万历皇帝举报：祖上王弼与朱元璋分封湖北的楚王是亲家，王弼出事时，曾把大量金银财宝转移到楚王家里。

王弼人称“双刀王”，打仗勇猛，武艺高强，跟着朱元璋出生入死，为建立明朝立下汗马功劳。朱元璋坐稳龙椅后，诛杀蓝玉、傅友德等一千武将文臣，王弼也含冤被赐死。

朱元璋把一班“功狗”烹了以后，大概是心中有愧，又陆续给一些人的后人赏钱封官，王弼的子孙也承袭世荫当了将军。

王守仁、王锦要求皇帝做主，从现任楚王朱华奎手中追回那笔财宝。他们表示愿意把财宝捐献给皇帝。

从朱元璋到万历皇帝，已过了两百年光景，就算真有这堆银子，再如何物质不灭，也早已坐吃山空，变成空气了。但万历皇帝一听有钱，高兴坏了，因为这钱追回来就能充填内帑。他下旨命令湖广的地方官，让楚王朱华奎把那笔钱交出来。

朱华奎上书竭力争辩，声称绝无此事。地方官落实皇帝指示，上门清查，发现楚王府中只有区区十几万两现银，王守仁等人所说的那笔巨额财宝并无踪影。

得到禀报的万历皇帝心里很不爽，白折腾了一场，被打脸不说，还分文不获。于是楚王朱华奎主动提出，捐出一万两白银报效国家，万历皇帝这才转怒为喜。

朱华奎捐这一万两银子，也是另有苦衷：他之前被同宗子弟举报并非老朱家的血统，而是异姓冒名继承了楚王封位。

财宝的事情被朱华奎用钱摆平，但宗亲族人的气却平不了，他们策划了一出新版的“智取生辰纲”，半路上将朱华奎这笔进贡皇帝的巨款劫走了。

自古至今，出了乱子，掉乌纱帽的都是属地官员。湖广巡抚赵可怀不敢怠慢，火速派人将劫皇杠的人抓住，带回关押。

万历三十二年（1604年）闰九月二十四日，赵可怀开堂审理“劫杠案”。

毕竟是“龙王打架”，赵可怀耐心劝导，申明宗礼国法。一个叫朱蕴钤的囚犯桀骜不驯，与他顶起嘴来。

这时候公堂外面一片喧哗，与朱华奎同宗的朱蕴钤带人冲进抚院。朱蕴钤一看来了援军，冲上前，抡起手上的枷锁劈向赵可怀，猝不及防的赵可怀倒地身亡。

巡抚头上是“从二品”的乌纱帽，是如假包换的朝廷重臣。被打死的赵可怀更是“飞机中的战斗机”，巡抚中的巡抚，在担任湖广巡抚之前，先后当过应天、保定、陕西、福建四省巡抚。

万历皇帝闻报大怒，下令湖广地方官以“谋反”治罪。最终，这起“劫杠案”首犯朱蕴钤等二人被处死，从犯三人被赐死，其余涉案人员被判处终身监禁。

可惜赵可怀为官四十余年，一个无论是见识还是能力都称得上卓越超群的人中豪杰，横死在一个破落的皇亲子弟手里。

赵可怀与廉州有缘，未任巡抚之前，曾在廉州所设的海北兵备分巡道行署任长官，简称“兵巡道”。

兵巡道行署是明朝各省提刑按察使司的二级机构，每省分为数道，设按察分司，长官由按察副使、按察僉事担任，监察府、州、县的司法，查处违法官员，协理地方军务，级别与知府一样都是四品。

赵可怀在嘉靖四十四年（1565年）考中进士，先被任命为山东汶上知县。隆庆六年（1572年）担任兵巡道。《廉州府志》称赵可怀“赋性刚方，不避权势”，那些陈年旧案到他手里，都能捋得一清二楚，得到公正判决。

也许因为他不是州府地方行政官，府志的记载十分简略，只是笼统地说他“留心民瘼，指南土类”，把民生放在心上，为地方兴教育。

较为写实一点的记载，是说赵可怀离开廉州行署时，囊中空空，大家都称赞他持廉守洁、品德高尚。他老家的《巴县志》也称赞他“居官四十余年，历抚五省，清贫如秀才时”。

古人说，“不谋全局者，不足以谋一域”，赵可怀为官长于统筹，“一盘棋”意识特别强。他在廉州任职时曾上过一道奏章，提出将梧州府博白县划归廉州府管辖。

廉州府当时管辖一州（钦州）二县（合浦、灵山），合浦县与梧州府的博白县、雷州府的遂溪县交界，山高林密，一直以来都是盗贼渊藪，匪患一直是历任廉州知府最为头疼的事，赵可怀形容“伏路截径，商旅惊心”。

由于廉雷一体，接到匪情，廉州府出动官兵围捕，匪寇一般不会逃往雷州境，而是逃往梧州府的博白县地界。

博白离廉州近，离梧州远，廉州到博白陆路仅需两日行程，而梧州到博白要六七日；如果走水路，廉州到博白只需三日，而由梧州溯流而上到博白则要十几日。

匪寇一旦逃出辖区，廉州的官兵不能越界捕盗，而要知照梧州派兵协助，等于搬远水来救近火。

身为驻廉州的兵巡道，赵可怀还道出匪患为虐不为人知的内情：一些博白的悍匪逃回境内，常常百般抵赖，到官府恶人先告状。他查看卷宗，发现很多案子都与博白有关，但十件里没有一件是得到答复的。博白的公务人员还通过限制和垄断合浦与博白的鱼货食盐交易来牟取私利。

赵可怀提出，如果把博白县划归廉州府，这些问题将迎刃而解。

可惜“议未果行”，万历皇帝并没有采纳他的建议。

江山固然是皇帝的，但皇帝不急太监急的事也是经常发生的。

赵可怀是有远见的，一直到崇祯年间，在廉州任职的郑抱素也上了同样的奏章，可惜此时大明气数已尽。

还有一件事可以看出赵可怀的视野和格局——

万历二十六年（1598年），赵可怀在任应天巡抚时，听说绘制《坤輿万国全图》的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在南京，赵可怀情不自禁地对朋友说“我想见他很久了”。

赵可怀盛情邀请利玛窦到自己的驻地句容游览，挽留他待了整整十天，与他进行“无休无止的谈话”，话题包括数学、历法及欧洲社会的风物地理，赵可怀还请利玛窦制造历算仪器。

赵可怀还别出心裁地将利玛窦绘的《世界地图》刻在苏州姑苏驿的大石头上，亲自作跋表示赞赏。

正是看到这块石头上的地图，一个叫徐光启的青年大受震撼，选择师从利玛窦学习西方的天文、历法、数学、测量和水利等，毕生致力科技研究和传播，成了跨时代的大科学家。

十六世纪中国这样一位杰出人物，“轻于鸿毛”地死在了皇亲国戚的无谓纷争中。有人说这是赵可怀的劫数，但何尝不是大明皇朝的命数。

赵可怀死后，万历皇帝追授他“太子太保”，并颁旨为他举办隆重的葬礼，对赵可怀可谓备极哀荣，但对于国家，又于事何补呢？